

欽定前漢書

十卷
三九八

前漢書卷八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儒林傳第五十八

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學者

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

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

餘年而孔子興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宋祁曰注文積替字下疑有也字

以聖德

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豈不在此乎蓋自謂也亦

見論語

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

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爲應答而申

明之。○劉奉世曰答禮者迎之有禮亦以禮答之

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師古

曰匡邑名卽陳留匡城縣孔子貌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爲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

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

奸七十餘君

師古曰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

師古曰美舜樂之善也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究觀古今之

篇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師古

曰言堯所行皆法天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

師古曰巍

巍者高貌

又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師古曰言

周追視夏殷二代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貌自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劉敞曰世

改於是叙書則斷堯典師古曰謂尙書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

師古曰論語云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詔舜樂也孔子歎其盡善

盡美故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爲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

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

正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

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爲之三絕也傳謂象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皆因

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唯天知我也仲尼旣

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

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

成數也○宋祁曰法文弟子字下疑有達字

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

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

師古曰子張姓顓孫名師

澹臺子羽

居楚

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名滅明澹音徒甘反

子夏居西河

師古曰子夏姓卜名商

子

貢終於齊

師古曰子貢姓端木本名賜○宋祁曰貢蕭該本作贛淳化本景本作子貢刊誤改作贛又

云子貢當爲子夏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

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

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子拔反釐音離

是時

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黜焉然齊魯

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

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鄧展曰威宣齊二王

及至秦

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

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

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爲秦阮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迺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此則閔儒之地其不謬矣燔音扶元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

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

師古

曰孔光傳云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

陳涉起匹夫毆適戍

以立號

師古曰毆與驅同適讀曰謫

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

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

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

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

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

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然尚有干戈平定

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

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功臣孝文時頗登用

師古曰言少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

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

曰具官謂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

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

名公生者其號也它

皆類此培音陪韋昭曰培公之名也

燕則韓太傅

師古曰名嬰也

言禮則魯高堂

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師古曰鄉讀曰嚮

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白

丞相御史言

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宋祁曰景德本無悼字刊誤據史記作悼道据

南本作以道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

師古曰風化也

婚姻者

居室之大倫也

師古曰倫理也

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

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宋祁曰延

字刊誤據史館本添入

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

天下先

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

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

里之化以厲賢材焉

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

謹與

太常臧博士平等議

師古曰臧孔臧也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

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師古曰教效也言可效道藝也

其勸善也顯

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

京師始繇內及外

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

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

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

原也

師古曰風化也○宋祁曰姚本改厲賢作屬賢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

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師古

曰復音方月反

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

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

悖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師古曰聞謂聞

其部屬有此人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劉攽曰所聞當屬上句讀

之則亦不煩訓詁矣

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

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

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

師古曰爲名籍而奏

○宋祁曰注文爲字下疑有之字

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

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師古曰謂列其

能通藝業而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

師古曰下謂班行也

明天人分際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

厚

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

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

滯

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劉敞曰下以字衍言治

禮掌故其遷常留滯故請特選用以勸之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

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爲左

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爲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

人

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

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

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

蘇林曰屬亦禮史令縣令文書解言屬某甲也○宋祁曰

注文禮史姚本作曹史

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藉

其實用也○劉歆曰尋此文意本緣小吏弗能究宣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州郡也然顏解未甚悉今區別言

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者言故治禮掌故令在他官而遷常留滯今遷之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言文學掌故留滯在比二百石以上又百石通一藝皆補爲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吏乃以百石用者爲其曉事優之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言故文學掌故在留滯及吏比百石皆補郡卒史也不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百石同也先用誦多者此數品先用誦多者也不足擇掌故言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爲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屬以與已同言自比二百石至比百石爲卒史者已而臨二千石屬也有掾有屬卒史遷而爲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屬者卽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爲郡屬也備請著功令師古曰新立員者總言此三者皆備員也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師古曰此外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名若今選舉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師古曰此外制曰可自此以

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師古曰彬彬文章貌音斌昭

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

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

師古曰獨其徭賦也復音方目反

數年

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

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

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

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

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

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

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

以授魯橋庇子

庸

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宋祁曰蕭該案史記橋音矯

子庸授江

東馭臂子弓

師古曰馭姓也音韓

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

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

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宋祁曰越本無也字漢興田何

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

見徙也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

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

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

徵爲大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卽墨名成廣川孟

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

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

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

師古曰告

令罷去

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宋

禘曰易以東矣或無以字注文法字當刪

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

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

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今小

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

師古曰碭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宕

王

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師古曰繇

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

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

師古曰卒終也與

孟喜梁丘賀竝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

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

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爲童賀不能及詔拜

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

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

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

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

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宋祁曰蕭該案漢書衆本悉作毛字風俗通姓氏篇渾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

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樗之爲壽張令按此莫如非姓毛乃應作屯字

音徒本反令人相承呼爲毛忽聞爲屯驚怪者多毛屯相似容是傳寫誤矣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在風

俗通而

不信 琅邪邴丹曼容

○宋祁曰此下更有曼容二字

著清名莫如至

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

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

矣

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

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

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

且死時枕喜郟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

師古曰用爲光榮也

同門

梁丘賀疏通證明之

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僞也

曰

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

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

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蓂茲也

師古曰易明夷卦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爲說耳蓂茲言其根蓂方滋茂也蓂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

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

師古曰心不服

云受孟喜喜爲名之

師古

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

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

師古曰

亦名也

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

師古曰曲臺殿

名署者主供其事也

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

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

師古曰兄

讀曰

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大中

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

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

弟子爲課吏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爲京房

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

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

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

師古曰爲

諸侍中說經爲教授

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

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

以賀爲

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

師古曰行謂天子出

先歐旄頭劍挺

墮墜首垂泥中

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引拔出也墜古地字○宋祁曰垂字當作甬字

刃

鄉乘輿車

師古曰鄉讀曰嚮

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

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

反誅

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

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

渭城界中夜立服入廟居郎閭

師古曰郎著皂衣故章立服以廁也

執戟

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

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

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

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

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

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

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

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劉奉

世曰臨代五鹿充宗代當爲授後人
誤改之代充宗者召信臣亦非臨也
沛鄧彭祖子夏齊

衡咸長賓張爲博士

○宋祁曰蕭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衡阿衡也伊尹官也見詩傳漢

有衡咸講學祭酒

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

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

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

延壽云嘗從孟喜

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
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
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
壽獨得隱士之說

師古曰黨讀曰黨

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

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

東姚平河南乘弘

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劉敞曰今有乘姓音如乘黎之乘。

皆爲

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

師古曰費音扶味反。

治易爲郎至單父令

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

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

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

師古曰中讀曰仲。

璜又

傳古文尙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

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

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

前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十一
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
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
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
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

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

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師古曰衛宏定

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濟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

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

○宋祁曰俊字當作雋

初見

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

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

師古曰各高字

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

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

○宋祁曰越本無數

字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傅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

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

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藺卿

師古曰藺音姦

藺卿者兒寬

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

○宋祁曰越本邵本無等字

皆免

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

授牟卿

○宋祁曰舊本卿作鄉

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

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

○宋祁曰光字下更有光字

亦事牟

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筭

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

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炗欽

幼卿爲文學

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回以下爲四科也炗音桂○宋祁曰炗字詒曰今吳姓也韋

昭音翁決反非

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

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

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宋祁曰越本作所誅也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

師古曰拊音膚韋昭音杯又音甫尤反

事小夏

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
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
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
萬言

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爲城陽內史

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
有傳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
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尙書事甚尊重會疾卒
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
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

天心

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

示不敢臣也事見尙書大傳與古文尙書不同

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諡著

爲後法

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

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

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

近事大司空朱邑

○劉敞曰空當

爲農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

臣靡不激揚

師古曰贊佐也

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

商偃之文學

師古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

嚴然總五經之

恥論立師傅之顯位

師古曰嚴與儼同恥讀曰妙

入則鄉唐虞之閔

道王法納乎聖聽

師古曰鄉讀曰嚮闕大也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

出則參冢

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

師古曰退食自

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貶退
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
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

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

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

行堪爲之也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

卒然早終尤可悼痛

師古曰卒讀曰猝

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

師古曰令善也

以章尊師褒

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

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

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

知名者也

○宋祁曰淳化本越本無故字下更有無故二字馮賓字下更有一馮字刊誤謂當去無

故二字添一賓字

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

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

服虔曰朝名都尉姓

而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

師古曰少

子亦常字也

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

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

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

○宋祁曰新本改論

作諸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

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

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

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師古曰以霸私增加

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

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

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

師古曰存者立其學

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

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

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

師古曰郢

卽郢客也

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

師古曰病苦也

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

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役

解具在楚元王傳也

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

賓客

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

獨王命召之

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

訓故以教亡傳

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爲解說之傳

疑者則闕弗傳蘭陵

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

卽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

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

師古曰就成也

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

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

○宋祁曰景祐本改駕作加今兩在

弟子二

人乘軺傳從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

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師曰

曰顧念也力行謂勉力爲行也

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

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

師古曰舍止息也

議明堂事太

皇寶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

師古曰喜音許既反說讀曰悅

得縮臧

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

師古曰讓責也

上因廢明

堂事下縮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

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

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

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

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

其治

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

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

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

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

師古曰李說是也

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

生

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

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

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

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
爲王反復誦之也

師古曰反
音方目反

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

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

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

李奇曰
長安名

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

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

師古曰言
所聞師說

具盡於此若嫌
簡畧任更潤色

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

博士摠衣登堂頌禮甚嚴

師古曰摠衣謂以手內舉之
令離地也摠音口侯反頌讀

曰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

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
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

不知爲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

蓋者發語之辭○劉敞曰予按荀卿書區蓋之間諸博
疑則不言區蓋近意也丘區聲相變殆謂此耳

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

博士

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音胡嫁反

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

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

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博士江公世爲

魯詩宗

師古曰爲魯詩者所宗師也

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

吹諸生曰

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

歌驪駒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

戴禮客欲去歌之文頴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

式曰聞之於師

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文頴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無用歸也○劉敞曰

尋文衍一客字驪駒者客將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

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

事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

師古曰於經何所有此言

式曰在曲

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

妄改之也

式恥之陽醉邊墜

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邊音徒浪反○宋祁曰邊古

作踢服虔音湯湯去豆皮之湯蕭該音勅宕反

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

師古曰讓責也

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

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

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

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

尉陳留許晏爲博士

○宋祁曰尉字下當有授字

由是張家有許氏

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

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

○宋祁曰固字下當有生字

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

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

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

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

立非受命爲何

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爲○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

黃生曰

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

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

何者

上下之分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

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

師古曰謂必如

養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

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

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熹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爲喻也○劉敞曰知味者不必須

食馬肝言學者不必須論湯武此欲令學者皆置之耳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

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宋祁曰越本耳作矣太后

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也迺使固

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

曰假給與也利兵刃之利者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亡以復舉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

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

乾隆四年校刊

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

師古曰言深憚之

固

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旃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

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

師古曰賁音肥

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

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

其人精悍處事分明

師古曰悍勇銳

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

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

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

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

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

傳誼授同郡食子公

○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

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

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爲

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

蘇林曰漢

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誦魯學

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宋郝曰孝文時徐

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襄及襄二人襄其資

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

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

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各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以

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

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梁戴德延君戴

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

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
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
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
授琅邪徐良旂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
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宋
鄭曰景本作楊子榮新本作
楊榮
注同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
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
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
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

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

舒

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宋祁曰遂之者當刪之字劉敞曰遂之者之字衍

大至梁相步

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

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

曰

顯與專同專門言各自名家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

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

○宋祁曰或無東字

以高第入爲左馮

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

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
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
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
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讀日仲家世傳業中授同郡

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
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宋祁曰一作翁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
為學精力○宋祁曰一作積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

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

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

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

廣授琅邪莞路

師古曰莞亦管字也。○宋祁曰蕭該音義案草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却

作草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姓云莞蕪楚大夫
鬼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又有管
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號爲西河太守
今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讀者多惑
檢風俗通乃知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

師古曰姓
堂谿也惠

授泰山冥都

師古曰冥音莫零反。○宋祁曰蕭該案周禮冥氏鄭司農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劉

昌宗莫歷反案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公
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風俗通姓氏篇冥侯國妣
姓禹後見史記漢書有冥都爲丞相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

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太司農自有傳豐授

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官至大司徒

自有傳○劉攽曰

官改作宮

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

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

文江公呐於口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呐古訥字

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

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

師古

曰比次也輯合也比音頻寐反輯與集同

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

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

其後浸微

師古曰浸漸也

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

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

困之

師古曰孟等窮屈也

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

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

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

皆從廣受千秋又

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爲郎中戶將

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

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

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

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

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宮也本名居室

使卒

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

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

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

輓伊推宋顯

師古曰輓音晚

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

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

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

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

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

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

博士

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

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

李奇

日姓申章名昌字曼君。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晉灼作由章予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陽夏公案後言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宜從李奇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

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

以射策乙科爲

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

如淳曰邛成太后親

也內卿光祿勳治宮中

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

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

蕩音湯

授清河張禹長子

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

禹與蕭望之同時

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

死授尹更始

師古曰禹先授更始

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

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

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

師古曰寔漸也

蕃多也滋益也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

之路然也

師古曰言爲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

初書唯有歐陽禮

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
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
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前漢書卷八十八

前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儒林傳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注師古曰方道也云云○臣召南按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暢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而師古因曲爲之說耳

殷曰庠周曰序○史記作殷曰序周曰庠與孟子同

郡國縣官○臣召南按史記作郡國縣道邑是也此文

有脫誤耳縣有蠻夷曰道列侯公主所食曰邑謂屬於郡或國之縣及道與邑也漢時稱朝廷曰縣官故凡言令長不曰縣官也

而請諸能稱者注師古云云○

臣召南

按史記作而請

諸不稱者罰此文祇換一不字省一罰字義遂不同
史記言懲儆濫舉此文言登進賢才也

自魯商瞿子木云云○

臣召南

按史記祇云商瞿傳易

六世至田何未嘗詳六世姓字也自橋庇子庸至孫
虞子乘皆班氏所補又田何子裝史記作子莊班氏
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

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按史記作然要言易者本於楊
何之家

費直傳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按王璜溝洫志作王

橫

高相傳東郡太守翟誼○按本傳作翟義義誼古字通用蔡義亦或作蔡誼

伏生傳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臣召南按

朝鼂二字通用據後漢書何敞傳敞之祖何比干學尚書於錯也

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臣召南按史記但云學者

由此頗能言尚書此文似衍齊字然以上下文推之又似齊字下脫魯字如云齊魯學者於文甚順也

申公傳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臣召南按千

餘人史記作百餘人下文言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大夫郎掌故以百數則此文作千餘人是也又按申公爲魯詩之師又爲穀梁春秋之師故下文言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也

轅固傳履雖新必貫於足○按貫字史記作關

胡毋生傳弟子遂之者○臣召南按史記作仲舒弟子

通者又東平嬴公史記無而廣川段仲史記作殷忠

前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
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

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師古曰帥遵也民作畫一之

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爲法講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

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
也殖生也

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

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

師古曰攘却也

民用彫敝姦軌

不禁

師古曰不可禁

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

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

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

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

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

化

師古曰鄉讀曰嚮

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

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

師古曰仄

古側字仄陋言非正統而身經微賤也繇與由同以下類此

興于閭閻

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

門也言從里巷而卽大位也

知民事之躋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

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

○宋祁曰已字當作以

各奉

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

所行以質其言

師古曰質正也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

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

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

千石乎

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

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

字姚本刪

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

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

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師古曰所表謂

增秩賜金爵也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

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

或抵罪誅

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

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

臣等

師古曰召讀曰邵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

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

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師古曰辟

讀曰僻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

等十餘人親自飭厲

師古曰飭與敎同

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

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

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
金鏤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
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
刀也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
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環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
故齋以爲貨無限於書刀布刀也如晉二說皆煩而不
當也○宋祁曰注文細密環也

景本據史館本改作細密者也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

文翁以爲右職師古曰郡中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

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

招下縣子弟

以爲學官弟子

師古曰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

爲除更繇

師古曰不令從役也

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

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舉

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財臥反

每出

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

師古曰益多也飭整也讀與敎

同使傳教令出入閨閣

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

縣邑吏民見而榮

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

化

師古曰繇讀曰由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

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

翁之化也

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

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

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息

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勞

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贍

反治有異等之效

師古曰異於常等

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

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

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

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劉敞曰長吏守丞○劉敞曰長吏守丞

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總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史者過於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不可不爾下言長史守丞同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以豪桀役使徒

雲陵

師古曰身爲豪桀而役使鄉里人也

霸少學律令喜爲吏

師古曰喜謂愛好也

音許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孟康曰賞官主賞賜

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以官○朱祁曰姚本正文刪以字

坐同產有罪劾

免

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
○宋祁曰景本無罪字

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

二百石卒史

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馮翊以

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

師古曰輕其爲人也右職高職也

使領郡錢穀

計

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

簿書正以廉稱

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

察補河東均輸長

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

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

霸爲人明察內敏

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

又習文法然溫良有

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

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

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

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

能師古曰能讀與由同

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

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

疑獄庭中稱平

師古曰此庭中謂廷尉之中○宋祁曰庭當作廷下文同

守丞相長

史坐公卿大議庭中

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庭中謂朝廷之中

知長信少

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

師古曰勝及霸俱下廷尉

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隄冬

師古曰隄與隄同

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

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

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

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

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宋祁曰景本

越本自賜車蓋止以章有德無此二十三字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

吏不奉宣

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

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

詔令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宋祁曰太守當在爲字下劉攽曰太守字當在霸爲字下

令民咸

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

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

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

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

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

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

問宅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

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

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泄漏也屬音之欲反

吏出不

敢舍郵亭

師古曰舍止也

食於道旁烏攫其肉

師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厥縛

反○宋祁曰攫說文曰捽也音九縛反

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

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

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

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

爲區處

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音昌女反

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

豬子可以祭

宋祁曰豬當作豬

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

吏民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

咸稱神明姦

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師古曰力猶勤

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師古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不欲易

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代及損如淳曰許丞老病聾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傷之也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

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

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公

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

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

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

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

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爲適馬少士多不相補

滿也。宋祁曰不先以聞姚本作不先聞蕭該

音義適適足也適音相代反韋昭音詩歷反案今漢書適字作適字注云適始歷反予謂與韋昭音同 劾

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

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

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孝子弟弟貞婦順

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

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

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

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

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

○宋祁曰景本三作二

代丙吉爲丞相

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

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

尹張敞舍鷓雀飛集丞相府

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鷓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鷓音

芬字本作鷓此通用耳鷓雀大而色青出羗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鷓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

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鷓雞者也音曷非此鷓雀也○宋祁曰注文鷓音介字本作鷓今本誤作芬竝鷓

字子見徐鍇本改芬爲介鷓爲鷓案許慎說文鷓音古拜反鳥似鷓而色青出羗中與師古所引合徐改爲允

鷓是鳥聚貌非鳥名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

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

○宋祁曰吏當作史守

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

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

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宋祁曰景本無弟字舉而不知其

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宋祁曰邵本無後

字當作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宋祁曰

吏當作史下文時臣敞舍有鷓鴣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

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鷓鴣雀者問之皆陽不知

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

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

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也

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

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

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

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

臣莫白而長吏守丞宋祁曰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

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漓

薄樸大質也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

師古曰解讀曰懈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

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

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

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

責臣明飭長吏守丞

師古曰飭讀與勅同以下類此○宋祁曰吏當作史

歸告二

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

義法令檢式

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反○宋祁曰郡字疑作羣字

毋得擅爲條教

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

師古曰奸求也音干

以正明好

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

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

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

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

師古曰如若也

左右之

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寃刑邑亡

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

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

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

越職而舉之尚書合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

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

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

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爲太尉適事宜也霸子

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

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

少爲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師古

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

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卽娶爲妻與之

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

苛以愛利爲行

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

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

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

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爲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

古廣延茂士

師古曰茂善也

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

劇郡馭於繩墨

師古曰直讀曰值

匈臆約結固亡奇也

師古曰約屬也

雖有亦安所施

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宋祁曰注文舊作放姚本改作效

足下

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

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

猶饑者甘

糟糠穰歲餘梁肉

師古曰穰歲豐穰之歲穰音攘

何則有亡之勢異也

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

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

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爲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爲汲直黯豈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

信亦非何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

師古曰信謂爲君上所以信任也一說

信讀曰伸得伸其材用也

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

○宋祁曰事當作士

若必伊

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師古曰言能自達也

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

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

師古曰共讀曰供

家亡餘財神爵元

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

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

師古曰餽與饋同。宋可

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

師古曰

離亦遭其賜邑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曰

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

我不如桐鄉民

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

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

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

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

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

亡已

師古曰蹇蹇不阿順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

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

曰郎中令善媿人

師古曰媿古愧字愧辱也

及國中皆畏憚焉

師古曰王

及國人皆憚之

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

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

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

師古曰閒讀曰

開辟音開

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

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儼於桀紂也

師古

曰儼比也

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嘗與寢處

師古曰說讀曰悅

唯得所言以至於

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

今大王親近羣小

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

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

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
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
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
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

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

盡

師古曰謂
新居喪服

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

流驅馳東西所爲諄道

師古曰諄乖
也音布內反

古制寬大臣有隱

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
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
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

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勃海左右

郡歲饑盜賊並起

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

二千石不能禽制上

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勃海太守時遂

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

焉謂遂曰勃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

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

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其

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

於潢池中耳

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音黃

今欲使臣勝之

邪將安之也

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

上聞遂對甚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

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

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

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郡聞新大守至發

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

師古曰鉏鉤也

持兵者廼爲

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師古曰罷讀曰

疲言爲盜賊久心亦疲厭○劉奉世曰盜賊與劫略相隨史以爲二事故前云盜賊亦皆罷後云劫略者去兵

末乃總云盜賊於是悉平矣師古疑前未嘗言皆罷故解爲疲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自通勃

海又多劫畧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

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

師古曰假謂給與

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

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

百本齏五十本葱一畦韭

師古曰每一口即如此種也

家二母彘五

雞

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

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

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

嚮也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

積

師古曰菱芡也芡雞頭也勞來勸勉也畜讀曰蓄芡音儉勞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

吏民皆富

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

以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

師古曰耆讀曰嗜

遂不忍逆從

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

師古曰日日恒飲酒也

會遂引入

宮王生醉從後呼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還問其故師古曰還回也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君

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

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

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

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

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為宗廟

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邵以明經甲科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七十四

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

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

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師古曰言
休息之時

皆在
野次

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開通溝瀆

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

師古曰闕所以
壅水音一曷反

以廣溉灌歲歲

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

師古曰畜
讀曰蓄

信臣

爲民作均水約束

師古曰言用
之有次第也

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

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

惡

師古曰視讀曰示

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

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

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

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

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

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萊茹覆以屋廡

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廡音舞

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

師古曰難古然

字蘊火蓄火也蘊音於云反

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

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師古

前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三十一
曰素所費者
今皆省也

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

卿士有益於民者

師古曰百辟百官

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

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前漢書卷八十九

前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循吏傳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注師古曰帥遵也○臣

召南 按帥是率先之意顏注非也

文翁傳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臣召南 按蜀志

秦宓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然則相如卽文翁所拔以爲蜀人師者其語與地理志所云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者正合但此傳及相如傳並無明文

文翁之化也注師古曰文翁學堂於今猶在益州城內

○臣召南 按文翁學堂卽石室講堂也水經注曰文

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守更增二石室
顏有意益州學館記曰華陽國志文翁講堂石室一
名玉堂安帝初間烈火爲災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
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更造一石室爲周公禮
殿唐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

黃霸傳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

臣召南

按此總計孝

宣朝名相而言霸前不及丙魏後不及定國也定國
爲相實在霸後

君何越職而舉之○胡三省曰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
不肖霸薦史高以爲所薦非其人可也以爲越職則

不可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

臣召

南按自武帝以後外廷之官統于丞相中朝之官統于大司馬霸以丞相而舉史高堪大司馬故以越職責之

朱邑傳少時爲舒桐鄉嗇夫○按鄉吏之有秩者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嗇夫職聽訟獄收賦稅

龔遂傳拜爲水衡都尉○臣召南按公卿表遂以地節

四年爲水衡都尉卽朱邑以北海太守入爲大司農之歲也

召信臣傳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臣召南按提應作

前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堤又按信臣於南陽水利無所不興其最鉅者鉗盧
陂六門場並在穰縣之南灌溉穰新野昆陽三縣後
漢杜詩修其故迹民有召父杜母之歌晉杜預復其
遺規地有二十九陂之利故讀後書晉書及水經注
通典而嘆信臣功在南陽並於蜀李冰鄴史起也顏
注太畧

前漢書卷九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酷吏傳第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耻於惡

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宋祁曰注文不耻景本作不止刑誤作不耻老氏稱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

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爲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

故多盜賊也○宋祁曰注文繁字下疑有滋字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

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師古曰言爲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

昔天下

之罔嘗密矣

師古曰謂秦時

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

於不振

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

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

師古曰言迫急也本澈不除則其未難正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

其任而媮快乎

師古曰媮讀曰烏烏於何也媮苟且也

言道德者溺於職

矣

師古曰溺謂沉滯而不舉也

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道大笑之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

下士聞

道大笑之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

非虛言也漢興

破觚而爲圓斲珣而爲樸

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

厚也珣謂刻鏤也字與雕同

號爲罔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其疏也

而吏治

蒸蒸不至於姦

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貌也

黎民艾安

師古曰黎衆也艾讀曰艾艾治

也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

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宋祁曰轢當音來

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

師古曰夷除也

孝景時鼂錯以刻

深頗用術輔其資

師古曰資材也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

被戮

師古曰卒終也

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倫

師古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

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

師古曰賈姬卽賈夫

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

野彘入廁上目都

師古曰動目以使也

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

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疑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

此重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應劭曰矚音馬矚眼之矚師古

曰音閑○蕭該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曰矚音閑宋祁曰姚本刪注中一矚字

二千石莫能

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

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畏都如太府

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

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

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

侯至貴居也

師古曰居息傲讀與倨同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鷲擊之甚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

對簿

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

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筆用刀焉

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

人間予臨江王

師古曰伺間隙而私與也

臨江王旣得爲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師古曰謂搆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

亦同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卽拜都爲鴈門太守

師古曰就家拜

之便道之官

師古曰不令至關陳謝也

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

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

象都

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

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師古

曰釋置也解也謂放免也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

也

○宋祁曰傳未也字當刪

竇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少吏

○宋祁曰

淳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史館本作少今兩存之

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

束溼

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操音干高反

猾賊任威稍遷

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

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

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

上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

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

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惴音之瑞反

武帝卽

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

卽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

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

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師古曰輒解脫鉗鉞

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張戀反

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

迺貰贖陂田千餘頃

師古曰貰贖取之

也賈音吐得反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師古曰假謂雇賃也

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

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

師古曰封爲周陽侯

故因氏焉

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爲周陽也

由以宗家任爲郎事文帝景

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修謹然由居二千石

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師古曰撓亦屈曲也音女教反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宋

字爲守視都尉如今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爲忤

師古曰忤意堅也音章鼓反○宋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

文法傷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

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車之時自

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凭○宋祁曰茵亦作鞞霍

光傳作鞞字亦音因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

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劉

敬曰議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

當作義

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丁禮反

趙禹繫人也

師古曰繫讀曰郤扶風縣也音胎

以佐史補中都官

師古曰京

師諸官爲吏也○宋祁曰淳化本史作吏刑誤據史館本改作史注文師古曰下當有於字

用廉爲

廉

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

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

○劉奉世曰足以知謂廉平之類爲無害也

然文深

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以居

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

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

自此始禹爲人廉裾

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倨同

爲史以來舍無食

客公卿相造請

師古曰造音干到反

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

賓客之請

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劉敞曰報謝孤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終不詣之。

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師古曰不

見知者無所搜求也

嘗中廢已爲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爲

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

緩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爲燕相

宋○

祁曰老字上當有先字

數歲諄亂有罪免歸

師古曰諄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諄音布

內反後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

師古

曰剽劫也音類妙反

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

師古曰武帝母

太后問有子

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

○宋祁曰校本改時作行

太后

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

孟康曰姁縱姁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蕭

該音義曰姁音熙主反韋昭音同李奇音呼

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

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不容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

縣無逋事

師古

日逋亡也負也音必胡反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

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

師古曰修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

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

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

軍

師古曰悍音胡旦反

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

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

師古曰公孫弘

臣居山東爲小吏時

○朱祁曰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小或作少

治民上廼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

者

蕪林曰稅音伐閱之閱李奇曰肆閱也師古曰肆音弋二反

號曰寧見乳虎無直

寧成之怒

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

其暴如

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至

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校寧氏破

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

師古曰孔氏暴氏二

家素豪猾者

吏民重足一迹

○劉攽曰南陽屬下句

而平氏朱彊杜衍

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

師古曰平氏杜衍二縣名也

遷爲廷尉史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

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

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

服虔曰一切皆捕之

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齧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爲解脫死罪盡殺之師

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劉敞曰

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爲報郡中不寒而

栗猾民佐吏爲治

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爲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以

自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尙寬輔法而行縱

以鷹擊毛摯爲治

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

後會更五銖

錢白金起

師古曰更改也

民爲姦京師尤甚廼以縱爲右內史

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

之

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

爲小治姦益不勝

晉灼曰取音趣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

縛束爲務閭奉以惡用矣

師古曰閭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尙急刻也

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師古

曰已爲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卽幸甘泉卒讀曰猝

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

爲不行此道乎銜之

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爲過也

至冬楊可方受

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爲廢格沮事

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

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閭

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椎音直追反其字

從木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

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

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

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

者以爲吏也○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而縱使

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

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卽有避回

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以故齊趙之郊盜

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

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

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入償臧

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没

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

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

血十餘里

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劉敞曰驗此可與報益異矣

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其好

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

放河內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應劭曰徒但也猜疑

也取吏好猜疑作

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

師古曰此皆猜疑者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

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

酷暴。○宋祁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曰或無治字

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宅悒悒不辯

師古曰言爲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悒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

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

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置伯落長以收司姦

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溫舒多諂善事有執

者卽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

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

大豪師古曰弄法爲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爲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

請謂奏請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

氏大歸也靡碎也氏音
丁禮反靡音武皮反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

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

者爲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擁

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

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

音竹仲反

坐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溫舒

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

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爲卒者也脫音它活反

上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爲少府徒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

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

孟康

曰發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

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

其時

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

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師古曰溫

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爲五也

溫舒死家索千金

師古曰索古累字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

師古曰荏音仕疑反○宋祁曰韋昭音緇字林曰荏草亦盛也

以

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

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

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

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爲

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

師古曰惡吏不肯爲用獨善吏在故不能

治事也

以故事多廢抵罪

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

後復爲淮陽

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

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

穀爲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

○宋祁曰

越本守作辟

關東治放尹齊

韋昭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以敢擊行

師古曰果敢搏

擊而行其治也

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

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

師古曰伐謂矜恃也

以書勅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

阨

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宋祁曰阨或作阻

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

師古曰騫

與牽同騫拔取之也

烏足以驕人哉

師古曰烏於何也

前破番禺捕降者

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

於天下

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立孫也呂嘉其相也

將軍擁精兵不窮追

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

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爲援也

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

宋祁曰歲字下當有朕字

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行音下更反

因

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

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

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緩也

失期內顧以道惡

爲解

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

失尊尊之序是四過

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

孟康曰僕嘗爲將請官蜀刀詔

問賈答言此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宋祁曰注文嘗字疑作當將字下當有行字

武庫日出

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

師古曰受詔不至蘭干犯也

池宮

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

明日又不對假令

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

○宋祁曰死字下當有以字

與王溫

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爲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

師古曰咸音滅省之滅楊河東之邑

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

師古曰將軍衛青克使而於河東買馬也

見宣無害言

上徵爲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

○宋祁曰淳化本爲御史中丞

刊誤據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及字

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徵文

深詆殺者甚衆

師古曰詆誣也

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

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

左內史其治米鹽

師古曰米鹽細雜也

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

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

數年壹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治大能自行之難以

爲經

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爲常法也

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

師古曰郿扶風縣也音媚

闌入上林

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宣下吏爲

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

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

賊滋起

師古曰滋亦益也

南陽有梅免百政

師古曰梅百皆姓也

楚有段

中杜少

師古曰中讀曰仲

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

屬

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曰音近魏城字書已先反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

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

師古曰釋解也

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

石爲檄告縣趨具食

師古曰趨讀曰促

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

師古曰出爲使者督察也

猶弗能禁

師古曰禁音居禽反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

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興擊

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

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

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其渠率

師古曰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

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滅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

是應說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

數為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

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韋昭曰負系及府府亦使其不言也故盜

賊濇多師古曰濇漸也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以郎為天水司

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

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

反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

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

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

師古曰陳留圍縣

圍

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

尉史蘓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轅陽侯

師古

曰轅音僚

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

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

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

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脫

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

日用遺汝矣

師古曰遺音弋季反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

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

雲中代爲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

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

蔡義爲御史大夫以前爲馮翊與議定策

師古曰與讀曰豫。宋祁

曰爲字下當有左字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

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

與姦旣出不至質

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宋祁曰韋昭曰所期約誓地。蕭該音義質音贊音

引軍空還下太守杜延年簿責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宋祁曰太守姚本作太

僕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爲淮陽守

宋祁曰淮一作灌姚本

改作

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

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爲陽陵

縣○宋祁曰先
字上當有其字

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

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

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

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

延年按劔廷叱羣臣

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

卽曰議決

語在光傳宣帝卽位延能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

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爲本而貯此物也

昭帝大行時方

上事暴起

師古曰方上謂曠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

用度未辦延年奏言

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

師古曰疾

也連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

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師古曰一

乘爲一兩僦謂賃之與雇直也音子就反○宋祁曰服虔曰雇載曰僦音將秀反載沙便橋下

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

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

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

年決大議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僦直是韓延壽比耳○劉敞曰議當作義霍將軍召問延

年欲爲道地師古曰爲之開通道延年抵日師古曰抵

丁禮反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年嘗給事莫

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旣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

其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

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

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

作丐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存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

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

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師古曰悸心動

也音揆○宋祁曰韋昭曰心中喘息曰悸音水季反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

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

田大

矣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

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卽閉閣獨居齊舍

師古曰齊

讀日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

聲自刎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

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

○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

奏雖

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

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

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

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

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
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方目反 延年亡

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

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識之

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

拜爲平

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

西羌反疆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羌

還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師古曰比類也○宋祁曰還字下當

有遷字

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

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

大姓西高

氏東高氏

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爲號者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

莫敢與牾

師古曰牾逆也音悟

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

客放爲盜賊

師古曰放縱也

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

師古曰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

搽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

將也謂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領心內懼卽爲兩劾欲

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

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

音山客反○宋祁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

所按者死師古曰在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

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

屏氣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

而息師古曰脅斂也

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

之

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爲罪

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

者詭殺之

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

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

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

藩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

師古曰悍勁也

雖子貢冉有

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

親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

秦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

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

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屠伯

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

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尙頗有縱舍

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

觀下獲

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

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

天下喉咽二周餘斃

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

也咽音一千反

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

師古曰莠糞穀所生也苗粟苗也莠音誘自

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

亦平婁蒙豐年

師古曰婁古屢字

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

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

在已前

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

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

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

宋

祁曰府丞義當作府丞孤義

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

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

權此

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爲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爲權乎

後左馮

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

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

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

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

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

廢謂丞曰此人尙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

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

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

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爲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

臧不入身也○宋
祁曰越本刪有字
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

有舉人者矣

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

丞義年老頗悖

師古

曰心思惑亂悖者布內反

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

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

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

師古曰取休假

上書言延

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

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

師古曰結正其罪也

坐怨望非謗政

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師古曰建丑之

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到雒陽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劉敞曰檢尋

前後直謂斷決囚爲報爾非奏得報也如

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准斷定所謂報也母大驚便止

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

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

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爲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爲母御歸

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華也正音之盈反謂延年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

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師古曰言

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

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師古曰一門之中五千石故總云萬石次

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

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潁陽令坐

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

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

鄧展曰紅陽姓長仲

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日紅陽侯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

渠長妻子六人

○宋祁曰六人或作二十八

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

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多

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

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讎也

○宋祁曰賕當作財

相與探丸爲彈

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旦

反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

師古曰其

黨與有爲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

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

橫道枹鼓不絕

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孚其字從木○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

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脩

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

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

辟甌輓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

以大石覆其口名

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

師古

曰五家爲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

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師古曰惡

子不承父母教命者○宋祁
日注文承字下當有籍字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

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

籍記爲名籍以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

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飢

賞親閱

見十置一

師古曰置放也

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

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
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

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
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宋祁曰桓徐鍇改作垣非是

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蓋
後人多知墻垣不知桓表當從桓劉攽曰便讀如篋榻

著其姓名

師古曰榻杙也榻杙於瘞處而書死音名也榻音榻杙音弋字並從木

百日後

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歆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

賞所置皆

其魁宿

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

自改者財數十百人

師古曰財與纒同

皆貰其罪

師古曰貰緩也

詭令

立功以自贖

師古曰詭責也

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

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

師古曰耆讀曰嗜

賞視事數月盜

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

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

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

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
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
尚威嚴有治辯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

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蘓林曰邑音人相
悒納之悒師古曰

如蘓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
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宋祁曰李
奇阿音烏蕭該案漢書
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

法守正師古曰
据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

事叢

師古曰叢謂衆也

滯以耗廢

師古曰滯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

九卿奉職

救過不給

師古曰給供也

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

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

爲儀表

師古曰謂有儀形可表明者

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

師古

日汙濁也

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宋

禘日亦字下當有皆字

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前漢書卷九十

前漢書卷九十考證

酷吏傳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注師古曰媮苟且也○

臣宗萬

按媮快史記作愉快此文媮字卽愉字意顏以苟且解之於義不順

言道德者溺于職矣○史記作溺其職矣

郅都傳河東大陽人也○臣召南按史記但曰楊人也

據地理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東郡似此文誤楊為陽因遂衍大字

穽成傳為少吏必陵其長吏○臣召南按少吏南本作

小吏非也少吏自與長吏對言漢制縣令長及丞尉

二百石以上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爲少吏武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卽此少吏也

義縱傳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子中○按史記作修成君子仲但以外戚傳證之時本號曰修成子仲則不必有君字也

楊僕傳使督盜賊關東○按關東屬上句宋本誤置宋祁注于督盜賊下

咸宣傳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按百政史記作白政段中史記作殷中

田廣明傳與廐畜夫江德○臣召南按江德功臣表作

江喜又按此傳魏不害三人之封並捕斬公孫勇也
乃功臣表則云蘇昌以捕故越王子鄒起侯事實稍
異

前漢書卷九十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貨殖傳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阜隸抱關擊

楯者

師古曰阜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楯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楯音吐各

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

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衡者也

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宋祁曰注文地理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

教民樹種

畜養

師古曰樹殖也

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

之資

師古曰藿亂也卽今之荻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亂音五宦反荻音敵

所以養生

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

斧斤不入於山林

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豺獺未

祭且網不布於罌澤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

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且兔網也音嗟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

後隧

師古曰隼亦鷲鳥卽今所呼爲鶻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

也後隧徑道也矰音曾後音奚隧音遂鶻音胡骨反

旣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剗

藥澤不伐天

師古曰剗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藥髡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

土牙反藥音五葛反天音烏老反○劉奉世曰藥讀如牙藥之藥旁出嫩枝也義與天相對宋祁曰剗浙本音

大雅 蝮魚麤卵咸有常禁 師古曰蝮小蟲也麤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

殺孩蟲毋麤毋卵 蝮音弋全反麤音莫奚反 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 師古曰蕃

多也阜盛也 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師古曰稽即蕃字 然後四

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

易事交利而俱贍 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 非有徵發期會

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 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

曰佐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師古曰上

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此之 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

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 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相與言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一 川傳 七

仁誼於閭宴

師古曰閭讀曰閑

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

語財利於市井

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其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

為市其義非也

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

遷焉

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

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

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

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

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

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

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

民上者道之以德

師古曰道讀曰導

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

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

大略也

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

師古曰墮

毀也音火規反

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

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栢也

山刻爲山形也

桷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爲水藻之文也

刻桷丹楹魯桓宮也

山節藻梲臧文仲也○宋祁曰注

文椽字疑作榱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

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

家則然事見論語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

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

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

不制僭差亡極

師古曰耆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之貨

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師古曰追也

逐也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

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

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劉敞曰圉讀如禦人於

國東門之禦

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

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哈菽飲水

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編臬衣也。裋音豎哈亦含字也。菽豆也。

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

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

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

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故列其行事以

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

孟康曰姓計名然越

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

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戲賓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卽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喜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宋祁曰注文故戲賓當作故荅賓戲 計然

曰知鬪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見矣師古曰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

形顯見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

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旣以施國吾

欲施之家廼乘扁舟

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

浮江湖變姓名

適齊爲鴟夷子皮

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

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

之陶爲朱公

孟康曰陶卽今定陶也

以爲陶天下之

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

孟康曰逐

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與時而逐利

而不責於人

○劉敞曰與時逐宜屬下

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也

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

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

師古曰息生也

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旣學於仲尼退而仕衛

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

發貯蓄

財曹魯之間

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

七十子之徒賜

最爲饒

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爲富

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

師古

曰簞筥也食飯也瓢瓠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宋祁曰注文至

字上當有言字

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亢禮

師古曰爲賓主之禮

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

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惟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

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

日祖始也以其法爲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

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

邯鄲

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羸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羸名也其人爲畜牧之業也

及衆斥賣

師古

日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奇繪物間獻戎王

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

遺戎

戎王十倍其償

○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字

予畜畜至用谷量

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
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秦始皇令羸比封君以

時與列臣朝請

師古曰與讀曰
豫請音才姓反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
絜故號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

師古曰丹丹砂也穴
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家亦不訾

師古曰言資財衆多
無限數訾音子移反清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
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
二千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師古曰
更音工

衡反繇
讀曰徭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躡

孟康曰五
十匹也師

古曰躡古蹄字牛千躡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

則爲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宋祁曰牛千躡角越本作牛躡角千師古曰凡

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

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爲皮又讀爲披皆失之矣山居千章之萩

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卽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文

浙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萩不在山明矣六字刪樹字兩也字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曰滎

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卽今所謂滎澤也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

黍樹而取其汁夏音嘏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

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

○宋祁曰注文師若干畝卮茜孟康曰茜草卮子可用古曰下當有言字

反千畦薑韭師古曰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

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

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

以釀酒醯醬千瓊師古曰瓊長頭鬃也受十升瓊音胡雙反○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

字升字當作斗字漿千儋孟康曰儋鬃也師古曰儋人儋字當作江字儋之也一儋兩鬃音丁濫

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橐千車舡

長千丈師古曰總積舡之丈數也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

个讀曰箇箇枚也○宋祁師古曰輶車輕小輶車百乘師古曰輶音弋昭

反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木器漆者千

枚銅器千鈞

孟康曰三十斤爲一鈞

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

孟康曰百

二十斤爲石

馬蹏噉千

師古曰噉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又音

口鈞

反 牛千足羊羸千雙

師古曰羸卽豕

童手指千

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

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筋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

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

師古曰文采繪也帛之有

色者 曰采 苔布皮革千石

孟康曰苔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

耳非白疊也苔者厚重之貌而讀者妄爲揚音非也

漆千大斗

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

今俗猶

有大量 藥麴鹽鼓千合

師古曰麴藥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

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則各爲裹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

者不曉迺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

鮐蕪千斤

師古曰鮐海魚也蕪刀魚也飲

而不食者鮪音胎又音箔鯨音薺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鮪爲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 鮪鮑

千鈞

師古曰鮪鮪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鮪今之鮪魚也鮪音輒鮪音普各反鮪音於業反而說者

乃讀鮑爲鮪魚之鮪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爲鮪於煇室乾之亦非也煇室乾之即鮪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鱧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鮪亂臭則是鮪魚耳而煇室乾者本不臭也煇音蒲北反 棗栗

千石者三之

師古曰三千石

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

師古曰狐貂貴

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

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

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

實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僮

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僮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

也師古曰僮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駟音子朗反僮音工外反

貪賈三之廉賈

五之

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

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

前漢書卷九十一 食貨
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賈亦比千乘之家此
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

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

師古曰步車曰輦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

處葭萌

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

唯卓氏曰此地陜薄吾聞嶠

山之下沃壑下有踰鴟至死不饑

孟康曰踰音蹲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

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踰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

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

鑄

師古曰卽就也

運籌筭賈滇蜀民

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間也滇音丁賢反

富

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黓結民富埒卓氏

師古曰
黓結西

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黓音直迨反結讀曰髻

程卓旣衰至成哀間

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

師古曰言

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

苴

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哀耳訾次如苴自

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于反

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

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

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

依其

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

擅鹽井之利期年

所得自倍

師古曰期音基

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

子之名

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

若今言諸郎矣

然其贏得過當瘡於熾音

師古曰瘡讀爲愈愈勝也熾細也音愛忬

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忬者也熾與織同下云周人旣熾義亦類此家致數

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

父兄子弟約頰有拾印有取

師古曰頰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

也○宋祁曰注未也字上當有者字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

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

師古曰刁姓閒名也刁音貂

桀黠奴

人之所患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

無刁孟康曰刁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刁氏作奴

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閒既衰至成

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宋

祁曰尤舊本作光姚改作尤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

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

中音竹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

曰十千萬卽萬萬也言其財至
萬萬也一日至千萬者十焉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

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爲納言士

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爲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
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所在也師古曰於

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

柳倉也爲倉吏故能蕪粟致富也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窘

倉粟
師古曰取倉粟而窘滅之也窘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

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
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

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

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

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爲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爲

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

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

孟康曰邊

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其饒多也○劉敞曰顏說未盡塞

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

吳楚兵之起長安中

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賁子錢家

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賁之

也賁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

子錢家以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

母鹽氏出捐千金貸

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

其息十之三月吳

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

商大賈大氏盡諸田

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

田牆田蘭韋家栗氏

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

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

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

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

賣豉亦致高訾訾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

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

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漢司東

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額利

師古曰額與專同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

楊以田農而甲一州

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爲州中第一也

翁伯以販

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

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

主爲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以胃脯而連騎音灼

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坊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燂音似廉反坊音蒲頓反張里

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

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

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

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

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

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

復齒列

師古曰身爲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

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一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貨殖傳昔粵王勾踐云云○

臣召南

按范蠡子貢白圭

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漢以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幾每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菽○史記作淮北京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菽又漿千儋史記作千甌又穀糴千鍾史記作販穀糴千鍾又木器棗者千枚史記作木器棗者又馬躡噉千史記作躡噉千

棗千大斗○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甬

貨耳 臣召南

按史記但云黍千斗無大字又藁麩鹽

豉干合史記作干 瓠徐廣曰瓠音貽瓦器受斗六升

又甌鮑千鈞史記作鰕千石鮑千鈞

羔羊裘千石○顧炎武曰變皮言石亦互文也

臣召南

按顏注謂狐貂貴故言皮羔羊賤故言石其說甚確
蓋非互文

爲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丙氏史記作曹邴氏

安陵杜氏○ 臣召南

按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言安陵縣

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云云○秦楊史記作秦陽又
翁伯史記作雍伯又質氏史記作郅氏又曲叔史記
作田叔又稽發史記作桓發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游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

也覬音冀覦音踰又音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謂權不移於下也

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

師古曰齊

桓晉文周之二師 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古師

日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 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

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

田文春申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賔

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 而趙相

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

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鎚殺

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 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拏而

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拏持也拏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搃音

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

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

師古曰匡正也

是故代相陳豨從車

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

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

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

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師古

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聵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釐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故曾子曰仇牧○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姚本刪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

非明王在上

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

師古曰視

讀曰示繇讀曰由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五伯

之舉人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

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師古

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蒙

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諸所嘗施唯

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鞦牛

晉灼曰鞦鞦扼也鞦牛小牛也師古曰鞦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

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向也

既陰脫季布之

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

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吳楚

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

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爲大將也傳音張總反

至

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

能爲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宋祁曰浙本無軍字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

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

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

是時濟南

矚氏陳周膚亦以豪聞

師古曰矚音閑

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

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

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潁川陝卽今陝州陝縣也薛况寒孺

皆人姓名也

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

師古曰軹音只

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

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

師古曰性沉靜而勇悍

不飲酒少

時陰賊感槩

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

不快意所

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

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

臧命作姦剽

攻

師古曰臧命臧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劉敞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

因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

休乃鑄

錢掘冢

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

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

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

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

師古曰自好喜爲此名也喜音許吏反

旣已振

人之命不矜其功

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持也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

於睚眦如故云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

解具在杜欽傳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

負解之執

師古曰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酌非其任彊灌之

師古曰盡

爵曰酌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彊灌之故怨怒也酌音于笑反彊音其兩反

人怒刺殺解姊

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

師古曰翁伯解

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師古曰微

伺問之也

賊窘自歸

師古曰窘困急

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

兒不直遂去其賊

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去而已何必

除罪 擧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多猶重

也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

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擧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

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爲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宅活反每至直更數

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爲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

箕踞者廼肉袒謝擧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

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以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閒爲道地和

輯之而不見許也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曲屈從其言

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

解柰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迺聽

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

陽豪更言之迺從其言也

解爲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

師古曰不以騎自隨

也 不敢乘車入其縣庭

師古曰所屬之縣也

之旁郡國爲人請求

事事可出出之

如淳曰事可爲免出者出之

不可者各令厭其意

師古

曰厭滿也音一贍反

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

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

人居止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

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

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

不中徒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

師古曰將軍爲

之言是爲其所使也

解徒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

縣掾鬲之

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

解兄子斷楊掾頭解

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

師古曰知謂先相知

邑人

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

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

上

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

師古曰出解於關也

籍少翁已出解解

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

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

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

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

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遂族解自是之後俠

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

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

師古曰中讀皆曰仲

太原魯翁孺臨淮

兒長卿

師古曰兒音五奚反

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

君子之風

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

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

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

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

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

盜踰而居民間

○宋祁

曰注文謂字下當有之道兩字

者耳曷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羞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

師古曰萬音拒○陽夏公曰按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

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

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

城西柳市

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

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

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師古曰章從京兆也

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

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

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

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

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

○宋祁曰

越本無徒字

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

○宋祁曰留字

下當有其字

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

布衣見哀於石君

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

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

也

師古曰言力不能救

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

爲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

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

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

酒市趙君都賈子

光

服虔曰酒市中人也

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

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

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

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

○宋祁曰邵本無兄弟字

其客各有所厚不

得左右

師古曰不相經過也

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

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

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

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扎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

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喪

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

師古曰王譚也

爲諫大夫使郡

國護假貸

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貸音吐戴反

多持幣帛過齊

劉

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資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謬斷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攽說同

上書

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

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

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疆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爲之輝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

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

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旣退

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

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

師古曰莽爲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

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

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

居樽下稱賤子上壽

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

坐者百數

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

師古曰鄉讀曰嚮

字謂邑曰公子貴

如何

蘇林曰邑字公子也

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

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

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
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

故相隨博奕

師古曰博六博奕圍棋也

數負進

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

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及宣帝卽位用遂稍遷至太原

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

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

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劉攽曰顏云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

贖自不犯諱也 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

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遵少

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

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

字爲後進冠

如淳曰爲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

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

騎交錯又日出醉歸

師古曰言每日必出飲也

曹事數廢西曹以故

事適之

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謫此下皆同

侍曹輒詣寺舍白遵

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

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

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

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

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

師古曰右扶風之縣

久之與扶

風相失

師古曰意不相得也

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

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

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耆酒

師古曰耆讀曰嗜

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

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師古曰旣關閉門又投車轄也

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爲館云門之館簷妄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

嘗有部刺史奏

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

師古曰霑溼言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

迺令從後閣出去

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閣出之也

遵大率常醉然

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

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爲榮

師古曰去亦臧也音

丘呂反又音舉

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

師古曰懷來也

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

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

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

師古曰繇讀與

由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

京師故人遵馮几

師古曰馮讀曰憑

口占書吏且省官事

師古曰占

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贍反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

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

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

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

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

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

婦左阿君置酒誨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

爲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飫禮不

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日沈又音耽亂男女之別輕

辱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謂印之組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遵旣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

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

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

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師古曰質正也

而遵晝夜呼號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車騎滿門酒肉相屬

師古曰屬連續

也屬音之欲反

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

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

之眉

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

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

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徽一旦重礙爲甕所輻

師古曰纒徽井索也東縣也甕井以甕爲甕者輻擊也言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爲井甕所擊則破碎也東音

上絹反甕音丁浪反輻音雷諸家之說或以甕爲甕或音衛又以甕爲甕皆失之甕音側救反身提黃

泉骨肉爲泥

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

自用如此不如鴟

夷

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卽今鴟夷膝也○宋祁曰注文膝當作膝浙本作袋

鴟夷滑稽腹

如大壺

師古曰滑稽園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

盡日盛酒人復借酤

師古曰盡猶竟日也

常爲國器託於屬車

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

之欲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其下類此

遵大喜之

師古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

常謂張竦吾與爾猶

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

師古曰約猶束也

不敢差跌

師古

曰跌音徒結反

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

師古曰湛讀曰沈

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

師古曰顧念也

竦曰人各有性

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

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

於池陽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

竦爲賊兵所殺

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

去因爲賊所殺桓譚以爲通人之蔽也

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

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

鄧展曰颯音立

單于欲脅詘遵

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

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

師古曰陽

翟潁川之縣也

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

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

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

師古曰禮

畢行喪終服也

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

口令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劉攽曰史丹在成帝時爲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

養病未嘗爲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爲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劉敞說同時年二十

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

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

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

節者皆歸慕之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

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涉遂傾身

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

師古曰闔字與寘同音大千反

在所間里盡

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

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

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

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

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

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謹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

師古曰失讀曰佚知

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也

涉自

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仵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

署曰南陽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叩富人長

者師古曰叩音半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

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

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也涉卽往候

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

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

涉何心鄉此師古曰鄉讀日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

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卹人之喪故側席削牘爲疏師古

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胡紺反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昃皆會師古曰昃音徒

結反。○宋祁曰：注文「涉」字下當有「日側」也。三字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

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

歛勞俸畢葬。

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與反。歛音力，贍反。勞音郎，到反。俸音郎，代反。

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

子卽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擧過數上聞。王莽數收

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宋○

祁曰：避字下當有賓字。

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

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

已爲中郎后，免官。

○宋祁曰：后字當作後。

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

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馭上茂陵。

師古曰：馭與驅同。

投暮入

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

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

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爲之○

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

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

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辜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

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

音扶目反

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

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舉惡暴

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

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

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祁太伯母也諸

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

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攽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耳涉性略似郭

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於塵中獨

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

士可用○宋祁曰越本作士死莽迺召見責以舉惡赦貰師古曰貰謂寬

其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

師古曰無幾言

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

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

師古

曰言以涉爲魚肉不以人遇之

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

徒建內恨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更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

十乘

○宋祁曰十越本作千

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

上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

師古曰縣

其

首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

皆有謙退之風

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

王莽居

攝誅鈕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

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

素善強

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臧匿泛以問建

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責也

泛音敷

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

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

於世云

前漢書卷九十二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游俠傳信陵無忌竊符云云注師古曰矯魏僖侯命○

臣召南

按應作矯安釐王命僖字雖與釐通而魏稱王久矣不得云魏僖侯也

劇孟傳陳周庸○按史記作周庸又陝寒孺史記作韓孺

郭解傳河內軹人也○按史記有字翁伯三字在此文上

解爲人靜悍○

臣召南

按史記作解爲人短小精悍漢

書移短小二字于後文又改精字作靜又臧命作姦

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則
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

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

臣召南

按楊掾事與史

稍異据史則主徙解之議發於楊掾故解心恨之不
止爲隔絕送財也

萬章傳長安人也注師古曰萬音拒○

臣宗萬

按萬字

從草從禹急就章萬段卿師古注曰萬亦楸字木名
因樹以得姓也詩曰楸惟師氏漢有萬章今各本或
作萬章非是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注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顧炎武

曰服虔注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
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
張回卽張禁也君都亦卽放也名偶異耳

臣召南

按

此文賈子光當卽王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

陳遵傳數負進○顧炎武曰荀悅漢紀云杜陵陳遂字
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奔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
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
重可以償博負矣按漢書作博進進乃悼皇考之名
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

原涉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劉攽曰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此原涉爲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 臣召南按
劉攽說是傳言涉由扶風掾入爲大司徒史也大司
徒史卽丞相史丹字衍文又按劉攽注史丹在成帝
時爲大將軍大字係左字之誤

前漢書卷九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

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

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

與上臥起公卿

皆因闢說

師古曰闢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闢津○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故孝

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

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卽鷲鳥也

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宋祁曰注文駿驥下疑有鳥字

傅脂粉化閔籍之屬

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

則趙談北宮伯子

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

師古

曰嫣音偃

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

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

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秭侯

金賞

師古曰秭音丁護反

嗣父車騎將軍曰禪爵爲侯二人之寵

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

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卽尊位彭祖以舊恩

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爲愛幸其人謹勅無所虧損

師古

曰勅整也

爲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

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

勝水其色黃故刺魁之郎皆著黃帽因
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擢音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

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覺而之漸臺師古曰

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師古

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

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尊幸之日

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

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

劉歆曰積前後賞賜盈鉅萬者以十數爾不謂一賜則鉅萬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問

如通家游戲師古曰間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技能不能

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

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

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

吮音自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

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使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

客反○宋祁曰注文血字下疑有也字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

爲上齧之太子慙絲是心恨通師古曰絲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及文帝

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

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工鈞反下

吏驗問頗有遂

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

竟案盡没入

之通家尙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顧人採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没入故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没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尙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没人之耳非負顧庸

之私

長公主賜鄧通

師古曰卽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

吏輒隨没入之

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

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爲償

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没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宋祁曰注文公字上疑有長字給字上疑有且字食也也字當刪

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

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

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

上卽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

師古曰言舊自便習○宋祁曰注文自字疑作

已字注末當有也字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

師古曰擬

也比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

天子車駕趨通未行

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

先使嫣乘副

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

伏謁道旁

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

嫣驅不見旣過江都

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

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

入宿衛比韓

嫣太后繇此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

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以

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媢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媢

遂死媢弟說亦愛幸

師古曰說讀曰悅

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

時爲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維侯

師古曰維字或作頽

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

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師古曰樂人也

延年

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

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

女弟得幸於

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

興天地諸祠

○宋氏校本云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

欲造樂令司馬相如

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

○宋氏校

本云景德本承作丞又一本無新字

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爲

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

師古曰埒等齊○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

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

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

上遂誅延年兄

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衛青

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

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

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

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

○宋祁曰浙本無事字

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

人無外黨

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

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

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師古

曰詭違也違道之辯

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

師古曰被加也

音皮

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

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

闕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

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

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

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

元帝

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

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

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

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臯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

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顯與

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

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

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

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

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師古曰遂音千甸反脩

敕宜侍帷幄

師古曰
敕整也

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問言

事上聞遂言顯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
同其下類此

天子大怒罷遂歸

郎官

○劉攽曰
郎宜作故

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

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

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

師古曰
日度

過也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師古曰言
不見此理

迺

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

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

師古

日間音
工覓反

迺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

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

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

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

過私小臣屬任以事

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

羣下無不嫉

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

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任天下之怨

師古

日任猶當也

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

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

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

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師古曰賂遺謂

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貲同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

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

師古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所

諫反

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

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

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

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

疾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

帝崩成帝初卽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

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

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

師古曰滿

讀曰懣音悶

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

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

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鴆

○宋祁曰鴆越本作鴻校本作鴆

魏郡元城人也少以

太后姊子爲黃門郎未進

○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

幸會大將軍

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以長屬託太后及帝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帝嘉長義拜爲列校尉

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

上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

語東宮

師古曰主猶專

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廼追顯長

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

海內

師古曰罷讀曰疲

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

師古

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

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

師古曰康安也

其賜長爵關內侯

後遂封爲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

賂遺賞賜亦索鉅萬

師古曰索古累字也其下亦同

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

嬪爲龍雒思侯夫人

晉灼曰嬪音靡

寡居長與嬪私通因取爲

小妻許后因嬪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

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

嬪每入長定宮輒與嬪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

師古曰嫚

褻汗也易輕也易音弋政反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

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
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
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
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
語署置

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
某人爲某官某人主某事

具言其擧過根怒

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

趣白東宮

師古曰趣
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

師古曰
佚讀與

逸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

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
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

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爲

侍中奉兩宮使親密

師古曰言爲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

紅陽

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爲長毀譖常怨毒

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

師古曰嗣

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

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是

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

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

長定宮

師古曰侮古侮字

謀立左皇后舉至大逆死獄中妻子

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

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

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

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

師古曰酺音蒲

後酺有臯莽

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

師古曰親近謂近幸

於天子近音其斬反

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

爲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

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

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

二歲餘賢傳

漏在殿下

師古曰傳漏委時刻

爲人美麗自喜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哀帝望

見說其儀貌

師古曰說讀日悅

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

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中侯

卽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

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綵鉅萬貴震

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褻

師古曰籍謂身臥其上也褻古袖字

○宋祁曰褻字上當有衣字

上欲起賢未覺

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音工效反

不欲動

賢迺斷褻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

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

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

若吏

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

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

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

昭儀

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

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

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

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

天子之制度者也

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

師古曰檻謂軒

闌之板也綈厚繪也音徒奚反

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

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

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

師古曰東

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鏤要以下玉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鏤○宋祁曰柙字下當有皆字又令將作爲賢起冢

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

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

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采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

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

師古曰諫者后之名

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

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寤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閎結謀

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

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

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

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字

而

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

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朕以恭

皇后故不忍有云

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卽哀帝母

將軍位尊任重旣

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

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

又不深疾雲

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

師古曰以君上爲非懷此心也

反痛恨

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

師古曰見天子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

哉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

師古曰將謂將爲逆亂也

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

師古

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

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吏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朕閱將軍陷於

於重刑故以書飭

師古曰飭與勅同

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

嘉相比

師古曰比謂比周也音頻寐反

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

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

爵祿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曰爲

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

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

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

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爲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

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

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

事中領尙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

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明

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單于

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

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

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

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

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人

賢至中門光入閣○朱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既下車迺出拜謁送

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

兩兒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

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

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

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爲中常侍

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

○劉攽曰病多久字

病

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

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

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

堪邪

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

閔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廼

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

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後上置酒麒麟殿

師古曰在未中央宮

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

在側上有酒所

師古曰言酒在體中

從容視賢笑

師古曰從音十容反○宋祁曰

賢字下當有而字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高皇

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

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左右皆

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

師古曰言盡功

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政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

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

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

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

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

君賢頓首幸甚

○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日字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

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

出宮殿司馬中

○宋祁曰入出當作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

賢不知所爲詣

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冊賢

師古曰卽

就也

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

師古曰菑古災字

元元蒙

辜

師古曰蒙被也

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

師古

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

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

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詆視

師古曰謂發冢取其

棺柩也詆驗也音斬

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

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

質性

巧佞翼效以獲封侯

師古曰翼進也

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

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費以萬萬計國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

師古曰言

不敬天子之使

受賜不拜擧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

悔過乃復以沙畫棺

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雕畫也

四時之色左蒼

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

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

音工

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

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

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譁鄉其

第哭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

縣官斥賣董

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旣見發羸訖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

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

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臯擊殺詡詡子浮

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

○劉歆曰案後漢傳浮祇爲大司空未嘗爲司馬明

多兩字

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

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閔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

閔修

善謹勅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墨

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

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

師古曰言

本不以德進
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

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

師古曰釁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

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

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桂宮

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師古曰

近也

前漢書卷九十三

前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鄧通傳鄧猶登也○按史記無此四字

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注師古曰東北謂之塞西南
謂之徼○胡三省曰匈奴傳侯應上議曰孝武攘匈
奴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徼也朝
鮮傳曰朝鮮屬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曰徼也師
古殆未深考歟直言徼以要遮爲義豈不簡而明乎

前漢書卷九十三考證